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五十二至五十四

詳校官侍讀臣陳崇本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　埍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郭洽怡

晉書卷五十二

唐　太宗文皇帝　御撰

列傳第二十二

郤詵

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也父晞尚書左丞詵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詔天下舉賢良直言之士太守文立舉詵應選詔曰蓋太上

以德撫時易簡無文至于三代禮樂大備制度彌繁文質之變其理何由虞夏之際聖明係踵而損益不同周道既衰仲尼猶曰從周因革之宜又何殊也聖王既沒遺制猶存霸者迭興而翼輔之王道之缺其無補乎何陵遲之不反也豈霸德之淺歟期運不可致歟且夷吾之智而功止於霸何哉夫昔人之為政革亂亡之弊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不用豈非化之感歟何脩而嚮茲朕獲承祖宗之休烈于茲七載而人未服訓政道

罔述以古況今何不相逮之遠也雖明之弗及猶思與羣賢慮之將何以辨所聞之疑昧獲至論於讜言乎加自頃戎狄内侵災害屢作邊甿流離征夫苦役豈政刑之謬將有司非其任歟各悉乃心究而論之上明古制下切當今朕之失德所宜振補其正議無隱將敬聽之詵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德君臨猶垂意於博採故招賢正之士而臣等薄陋不足以降大問也是以竊有自疑之心雖致身於闕庭亦僶俛矣伏讀聖策乃知下問之

者篤焉臣聞上古推賢讓位教同德一故易簡而人化三代世及季末相承故文繁而後整虞夏之相因而損益不同非帝王之道異救獘之路殊也周當二代之流承彫僞之極盡禮樂之致窮制度之理其文詳備仲尼因時宜而曰從周非殊論也臣聞聖王之化先禮樂五霸之興勤政刑禮樂之化深政刑之用淺勤之則可以小安墮之則遂陵遲所由之路本近故所補之功不侔也而齊桓失之葵丘吏吾渝于小器功止於霸不亦宜

乎策曰建不刋之統移風易俗使天下洽和何脩而嚮
茲臣以為莫大於擇人而官之也今之典刑匪無一統
宰牧之才優劣異績或以之興或以之替此蓋人能弘
政非政弘人也舍人務政雖勤何益臣竊觀乎古今而
考其美惡古人相與求賢今人相與求爵古之官人君
責之於上臣舉之於下得其人有賞失其人有罰安得
不求賢乎今之官者父兄營之親戚助之有人事則通
無人事則塞安得不求爵乎賢尚求達達在脩道窮在

失義故靜以待之也爵尚可求得在進取失在後時故動以要之也動則爭競爭競則朋黨朋黨則誣罔誣罔則滅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靜則貞固貞固則正直正直則信讓信讓則推賢推賢不伐相下無曆主聽用察德之所趣也故能使之靜雖日禹抗而人自正不能禁動雖復夙夜俗不一也且人無愚智咸慕名宦莫不飾正於外藏邪於内故邪正之人難得而知也任得其正則衆正益至若得其邪則衆邪亦集

物繫其類誰能止之故國亡失世者未嘗不為衆邪所積也方其初作必始於微微而不絕其終乃著天地不能頓為寒暑人主亦不能頓為隆替故寒暑漸於春秋隆替起於得失當今之世宦者無關梁邪門啓矣朝廷不責賢正路塞矣得失之源何以甚此所謂責賢使之相舉也所謂關梁使之相保也賢不舉則有咎保不信則有罰故古者諸侯必貢士不貢者削貢而不適亦削夫士若難知也不適者薄過也不得不責彊其所不知

也罰其所不適深其薄過非恕也且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斯責之矣施行之道寧縱不濫之矣今皆反是何也夫賢者天地之紀品物之宗其急之矣故寧濫以得之無縱以失之也今則不然世之悠悠者各自取辦耳故其材行並不可必於公則政事紛亂於私則汚穢狼籍自頃長吏特多此累有亡命而被購懸者矣有縛束而絞戮者矣貪鄙竊位不知誰升之者獸兕出檻不知誰可咎者網漏吞舟何以過此人之於利如蹈水

火焉前人雖敗後人復起如彼此無已誰止之者風流日競誰憂之者雖今聖思勞於夙夜所使為政恒得此屬欲聖世化美俗平亦俟河之清耳若欲善之宜創舉賢之典峻闗梁之防其制既立則人慎其舉慎而不苟則賢者可知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序事得其序則物得其宜物得其宜則生生豐植人用資給和樂興焉是故寡過而遠刑知恥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

夷狄内侵災青屢降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而至此臣聞蠻夷猾夏則臯陶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惠使能則刑恕政惠則下仰其施刑恕則人懷其勇施以殖其財勇以結其心故人居則資贍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以生道利之者雖死不貳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其力可竭以戰則勀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服惡者畏懼而削迹止戈而武義實在文唯任賢然後無患

耳若夫水旱之災自然理也故古者三十年耕必有十年之儲堯湯遭之而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雖頗不時考之萬國或境土相接而豐約不同或頃畝相連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害於人人實不能均其勞苦失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惰職而不勸百姓殆業而咎時非所以定人志致豐年也宜勤人事而已臣誠愚鄙不足以奉對聖朝猶進之于廷者將使取諸其懷而獻之乎臣懼不足也若收不知言以致知言臣則可

矣是以辭鄙不隱也以對策上第拜議郎母憂去職詵母病苦無車及亡不欲車載柩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外假葬開戶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冢負土成墳未畢召為征東參軍從尚書郎轉車騎從事中郎吏部尚書崔洪薦詵為左丞及在職嘗以事劾洪洪怨詵詵以公正距之語在洪傳洪聞而慙服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

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帝笑侍中奏免詵官帝曰吾與之戲耳不足怪也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四方聲譽卒於官子延登為州别駕

阮种

阮种字徳猷陳留尉氏人漢侍中胥卿八世孫也弱冠有殊操為嵇康所重康著養生論所稱阮生即种也察孝廉為公府掾是時西虜内侵災眚屢見百姓饑饉詔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

保何曾舉种賢良策曰在昔哲王承天之序光宅宇宙咸用規矩乾坤惠康品類休風沆衍彌于千載朕膺踐洪運統位七載於今矣惟德弗嗣不明于政宵興惕厲未燭厥猷子大夫韞櫝道術儼然而進朕甚嘉焉其各悉乃心以闢喻朕志深陳王道之本勿有所隱朕虚心以覽焉种對曰夫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王道至深所以行化至遠故能開物成務而功業不匱近無不聽遠無不服德逮羣生澤被區宇聲施無窮而典垂百代故經

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宜師蹤往代襲迹三五矯世更俗以從人望今率土遷義下知所適播醇美之化杜邪枉之路斯誠羣黎之所欣想盛德而幸望休風也又問政刑不宣禮樂不立對曰政刑之宣故由乎禮樂之用昔之明王唯此之務所以防遏暴慢感動心術制節生靈而陶化萬性也禮以體德樂以詠功樂本於和而禮歸於敬矣又問戎蠻猾夏對曰戎蠻猾夏侵敗王略雖古盛世猶有此虞故詩稱獫狁孔熾書歎蠻夷

帥服自魏氏以來夷虜內附鮮有桀悍侵漁之患由是邊守遂怠鄣塞不設而令醜虜內居與百姓雜處邊吏擾習人又忘戰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詐侵侮邊夷或干賞啗利妄加討戮夫以微羈而御悍馬又乃操以煩策其不制者固其理也是以羣醜蕩駭緣間而動雖三州覆敗牧守不反此非胡虜之甚勁蓋用之者過也臣聞王者之伐有征無戰懷遠以德不聞以兵夫兵凶器而戰危事也兵興則傷農衆集則廢積農傷則人

匱積費則國虛昔漢武之世承文帝之業資海內之富役其材臣以甘心匈奴競戰勝之功貪攻取之利良將勁卒屈於沙漠勝敗相若克不過當天百姓之命填餓狼之口及其以衆制寡令匈奴遠迹收功祁連飲馬瀚海天下之耗已過太半矣夫虛中國以事夷狄誠非計之得者也是以盜賊蜂起山東不振暨宣元之時趙充國征西零馮奉世征南羌皆兵不血刃摧抑殭暴擒其首惡此則折衝厭難勝敗相辨中世之明效也又問咎

徵作見對曰陰陽否泰六沴之災則人主修政以禦之思患而防之建皇極之首詳庶徵之用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天聰明自我人聰明是以人主祖承天命日慎一日也故能應受多福而永世克祚此先王之所以退災消眚也又問經化之務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

勲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耻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茂矣若廉耻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獘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殖磽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禄而秦二世而獘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又問將使武成七德文濟九功何路而臻

于兹凡厥庶事曷後曷先對曰夫文武經德所以成功丕業咸熙庶績者莫先於選建明哲授方任能令才當其官而功稱其職則萬幾咸理庶寮不曠書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繼天理物寧國安家非賢無以成也夫賢才之畜於國由良工之須利器巧匠之待繩墨也器用利則斵削易而材不病繩墨設則曲直正而衆形得矣是以人主必勤求賢而佚以任之也賢臣之於主進則忠國愛人退則砥節潔志營職不干私義出心必由公

塗明度量以呈其能審經制以效其功此昔之聖王所以恭己南面而化於陶鈞之上者以其所任之賢與所賢之信也方今海內之士皆傾望休光希心紫極唯明主之所趣舍若開四聰之聽廣疇咨之求抽羣英延俊乂考工授職呈能制官朝無素飡之士如此化流罔極樹功不朽矣時种與郤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各指答所問未盡子大夫

所欲言故復延見具具陳所懷又比年連有水旱災眚雖戰戰兢兢未能究天人之理當何脩以應其變人遇水旱饑饉者何以救之中間多事未得寧静思以省息煩務令百姓不失其所若人有所患苦者有宜損益使公私兩濟者委曲陳之又政在得人而知之至難唯有因人視聽耳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故虛心思聞事實勿務華辭莫有所諱也种對曰伏惟陛下以聖哲玄覽降卹黎蒸將濟元元同

之三代旁求俊乂以輔至化此誠堯舜之用心也臣猥以頑魯之質應清明之舉前者對策不足以疇塞聖詔所陳不究臣誠蒙昧所以為罪臣聞天生蒸庶樹君以司牧之人君道洽則彝倫攸叙五福來備若政有愆失刑理頗僻則庶徵不應而淫亢為災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道備而制先具執人以務致之於本是以雖有水旱之眚而無饑饉之患也自頃陰陽隔并水旱為災亦由期運之致不然則亦有司之不

師不能承宣聖德以贊揚大化故和氣未降而人事未叙也方今百姓凋弊公私無儲誠在於休役靜人勸嗇務分此其救也人之所患由於役煩網密而信道未孚也役煩則百姓失業網密則下背其誠信道未孚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務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與善為進則不善蔑由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若夫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謹竭愚以對策奏帝親覽焉又擢為第一轉中

書郎進止有方正已率下朝廷咸憚其威容每為駁議事皆施用遂為楷則遷平原相時襄邑衛京自南陽太守遷于河内與种俱拜帝望而歎曰二千石皆若此朕何憂乎种為政簡惠百姓稱之卒於郡

華譚

華譚字令思廣陵人也祖融吳左將軍録尚書事父諝吳黄門郎譚朞歲而孤母年十八便守節鞠養勤勞備至及長好學不倦爽慧有口辯為鄉里所重揚州刺史

周浚引為從事史愛其才器待以賓友之禮太康中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揔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為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為先何仲舒不仕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呉晉之滯論可辯此理而後別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統之主或是中才或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頹風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於其黨

言雖非彼以為是以所授有顔冉之賢所用有廟廊之器居官者曰冀元凱之功在上者曰庶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毁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以為誣策雖奇彼以為妄誣則毁己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為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遠體也是以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肥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於孝武賈誼失於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白

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譚至洛陽武帝親策之曰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氐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兼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巖穴垂光隐滯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

舉是以皐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
朝德音發於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
干戈西征羌蠻慕化誠闢四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
髦俊聞聲而響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髙館以俟賢設
重爵以待士急善過於饑渴用人疾於應響杜佞諂之
門廢鄭聲之樂混清六合實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
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
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

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又策曰吳蜀恃險
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携貳之心而吳人趑雎屢作妖
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鋭難安易動乎令將
欲綏静新附何以為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
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
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
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為蜀人敦慤而吳人易動也然
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

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閶闔進其賢才待以異禮明選牧伯致以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悅可以永保無窮長為人臣者也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氐驕黠將修文德以綏之舞干戚以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鋒刃為佃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邪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盪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

甫而入朝要衣裳以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以周之盛獫狁為冦雖有文德又須武備備預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誡無為罷武庫之常職鑠鋒刃為佃器自可倒戢干戈苞以獸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於散樂休風未為不泰也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以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以取平時泰則寛網以將化令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為而又至於律令應有所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

禪讓以光政或干戈以攻取至於興禮樂以和人流清

風以寧俗其歸一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

化去邪從正夫以堯舜之盛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

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於政若乃大道四達禮樂交

通凡人脩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無施

適足以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又策曰昔帝

舜以二八成功文王以多士興周夫制化在於得人而

賢才難得今大統雖同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

未獲出羣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儁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覩故堯舜太平之化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

貟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於帷幄或剖符於千里巡狩必有呂公之遇宵夢必有巖穴之感賢儁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時九州秀孝策無逮譚者譚素以才學為東土所推同郡劉頌時為廷尉見之歎息曰不悟鄉里乃有如此才也博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五府初開羣公辟命採英竒於仄陋拔賢儁於巖穴君吳楚之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而應斯舉譚荅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域中也是以明珠文

貝生於江欝之濵夜光之璞出乎荆藍之下故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子弗聞乎昔武王克商遷殷頑民于洛邑諸君得非其苗裔乎濟又曰夫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至於君臣失位國亡無主凡在冠帶將何所取哉答曰吁存亡有運興衰有期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徐偃脩仁義而失國仲尼逐魯而逼齊段干偃息而成名諒否泰有時曷人力之所能哉濟甚禮之尋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以母憂去職服闋為鄄

城令過濮水作莊子贊以示功曹而廷掾張延為作答教其文甚美譚興而薦之遂見升擢及譚為廬江延已為淮陵太守又舉寒族周訪為孝廉訪果立功名時以譚為知人以父墓毀去官尋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為郟令于時兵亂之後境內饑饉譚傾心撫卹司徒王戎聞而善之出穀三百斛以助之譚甚有政績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時石冰之黨陸珪等屯據諸縣譚遣司馬褚敦討平之又遣別軍擊冰都督孟徐獲其驍率以

功封都亭侯食邑千户賜絹千匹陳敏之亂吳士多為其所逼顧榮先受敏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由此為榮所怨又在郡政嚴而與上司多忤揚州刺史劉陶素與譚不善因法收譚下壽陽獄鎮東將軍周馥與譚素相親善理而出之及甘卓討馥百姓奔散謂譚已去遣人視之而更移近馥馥歎曰吾甞謂華令思是臧子源之疇今果效矣甘卓甞為東海王越所捕下令敢有匿者誅之卓投譚而免及此役也

卓遣人求之曰華侯安在吾甘揚威使也譚荅不知遺絹二匹以遣之使反告卓卓曰此華侯也復求之譚已亡矣後為紀瞻所薦而為顧榮所止遏遂數年不得調建興初元帝命為鎮東軍諮祭酒譚博學多通在府無事乃著書三十卷名曰辨道上牋進之帝親自覽焉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譚薦干寶范珧於朝乃上牋求退曰譚闇霸王遠聽以求才為務僚屬量身以審己為分故踈廣告老漢宣不違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

式其廬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遠之慕自登清顯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任納言闇於舉善狂冠未賓復乏之謀策年向七十志力日衰素飡無勞實宜辭退謹奉還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不聽建武初授祕書監固讓不拜太興初拜前軍以疾復轉祕書監自負宿名恒怏怏不得志時晉陵朱鳳吳郡吳震並學行清修老而未調譚皆薦為著作佐郎或問譚曰謗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理乎譚對曰昔許

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也聞者稱善戴若思弟邈則譚女壻也譚平生時常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迨用事恒毀譚於帝由是官塗不至譚每懷觖望嘗從容言於帝曰臣已老矣將待死秘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久之加散騎常侍屢以疾辭及王敦作逆譚疾甚不能入省坐免卒於家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加散騎常侍謚曰胡二子化茂化字長風為征虜司馬討汲桑戰沒茂嗣

爵

袁甫

淮南袁甫字公胄亦好學與譚齊名以詞辯稱嘗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為劇縣勗曰唯欲宰縣不為臺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為幍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為虀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黄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為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

除松滋令轉淮南國大農郎中令石珩問甫曰卿名能
辯豈知壽陽已西何以恒旱壽陽已東何以恒水甫曰
壽陽已東皆是吳人夫亡國之音哀以思鼎足强邦一
朝失職憤歎甚積積憂成陰陰積成雨雨久成水故其
域恒澇也壽陽已西皆是中國新平彊吳美寶皆入志
盈心滿用長歡娛公羊有言魯僖甚悦故致旱京師若
能抑彊扶弱先疎後親則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矣覩者
歎其敏捷年八十餘卒於家

史臣曰夫緝政釐俗拔羣才以成務振景覲光俟明主而宣績武皇之世天下乂安朝廷屬意於求賢遒軸有懷於干禄郤詵等並韞價州里裒然應名對揚天問高步雲衢求之前哲亦足稱矣令思行已徇義志篤周甘仁者必勇抑斯之謂雖才行夙章而待終祕閣積薪之恨豈獨古人乎

贊曰郤阮洽聞明章體政華生毓德褫巾應命烏路曾飛龍津派泳素業可久高芬斯盛

晉書卷五十二

晉書卷五十三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三

愍懷太子　子彪　臧　尚

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母曰謝才人幼而聰慧武帝愛之恒在左右甞與諸皇子共戲殿上惠帝來朝執諸皇子手次至太子帝曰是汝兒也惠帝乃止宫中

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太子時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君也由是奇之嘗從帝觀豕牢言於帝曰豕甚肥何不殺以享士而使久費五穀帝嘉其意即使烹之因撫其背謂廷尉傅祗曰此兒當興我家嘗對羣臣稱太子似宣帝於是令譽流於天下時望氣者言廣陵有天子氣故封為廣陵王邑五萬戶以劉寔為師孟珩為友楊準馮蓀為文學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盛選德望以為

師傅以何劭為太師王戎為太傅楊濟為太保裴楷為少師張華為少傅和嶠為少保元康元年出就東宮又詔曰遹尚幼蒙今出東宮惟當賴師傅羣賢之訓其游處左右宜得正人使共周旋能相長益者於是使太保衛瓘息庭司空泰息略太子太傅楊濟息毖太子少師裴楷息憲太子少傅張華息禕尚書令華廙息恒與太子游處以相輔導焉及長不好學惟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賈后素忌太子有令譽因此密勅黃門閹宦

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所欲何為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豈得畏服太子所幸將美人生男又言宜隆其賞賜多為皇孫造玩弄之器太子從之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恒在後園游戲愛埋車小馬令左右馳騎斷其鞅勒使墮地為樂或有犯忤者手自捶擊之性拘小忌不許繕壁脩墻正瓦動屋而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又令西園賣

葵菜籃子雞麪之屬而收其利東宮舊制月請錢五十萬備於衆用太子恒探取二月以供嬖寵洗馬江統陳五事以諫之太子不納語在統傳中舍人杜錫以太子非賈后所生而后性凶暴深以為憂每盡忠規勸太子修德進善遠於讒謗太子怒使人以針著錫常所坐氈中而刺之太子性剛知賈謐恃后之貴不能假借之謐至東宮或捨之而於後庭游戲詹事裴權諫曰賈謐甚有寵於中宮而有不順之色若一旦交搆大事去矣宜

深自謙屈以防其變廣延賢士用自輔翼太子不能從初賈后母郭槐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而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聞衍長女美而賈后為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言謐嘗與太子圍棊爭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謐謐意愈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廣買田業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后故也密聞其言云皇后萬歲後吾當魚肉之非但如是也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

依楊氏故事誅臣等而廢后於金墉如反掌耳不如早為之所更立慈順者以自防衛后納其言又宣揚太子之短布諸遠近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九年六月有桑生于宮西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十二月賈后將廢太子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既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賜以酒棗逼飲醉之使黃門侍郎潘岳作書草若禱神之文有如太子素意因醉而書之令小婢承福以紙筆

及書草使太子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了吾當手了之并謝妃共要剋期而兩發勿疑猶豫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將為內主願成當三牲祠北君大赦天下要疏如律令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其字半不成既而補成之后以呈帝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惟張華裴頠證

明太子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事宜速決而羣臣各有不同若有不從詔宜以軍法從事議至日西不決后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持節解結為副及大將軍梁王彤鎮東將軍淮南王允前將軍東武公澹趙王倫太保何劭詣東宮廢太子為庶人是日太子游玄圃聞有使者至改服出崇賢門再拜受詔步出承華門乘麤犢車澹以兵仗送太子妃王氏三皇孫於金墉城考竟謝淑妃及太子

保林蔣俊明年正月賈后又使黄門自首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黄門首辭班示公卿又遣澹以千兵防送太子更幽于許昌宫之别坊令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先是有童謡曰東宫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纒汝髪又曰南風起兮吹白沙遥望魯國鬱嵯峨千歳髑髏生齒牙南風后名沙門太子小字也初太子之廢也妃父王衍表請離婚太子至許遺妃書曰鄙雖頑愚心念為善欲盡忠孝之節無有惡逆之心雖非中宫所生奉事有如

親母自爲太子以來勅見禁檢不得見母自宜城君亡

不見存恤恒在空室中坐去年十二月道文疾病困篤

父子之情實相憐愍于時表國家乞加徽號不見聽許

疾病既篤爲之求請恩福無有惡心自道文病中宫三

遣左右来視云天教呼汝到二十八日暮有短函来題

言東宫發疏云言天教欲見汝即便作表求入二十九

日早入見國家須臾遣至中宫中宫左右陳舞見語中

宫且來吐不快使住空屋中坐須臾中宫遣陳舞見語

聞汝表陛下為道文乞王不得王是成國耳中宮遥呼陳舞昨天教與太子酒棗便持三升酒大盤棗來見與使飲酒噉棗盡鄙素不飲酒即便遣舞啓說不堪三升之意中宮遥呼曰汝常陛下前持酒可喜何以不飲天與汝酒當使道文差也便答中宮陛下會同一日見賜故不敢辭通日不飲三升酒也且實未食恐不堪又未見殿下飲此或至顛倒陳舞復傳語曰不孝邪天與汝酒飲不肯飲中有惡物邪遂可飲二升餘有一升求持

還東宮飲盡逼廹不得已更飲一升飲已體中荒迷不復自覺須史有一小婢持封箱来云詔使寫此文書鄙便驚起視之有一白紙一青紙催促云陛下停待又小婢承福持筆研墨黄紙来使寫急疾不容復視實不覺紙上語輕重父母至親實不相疑事理如此實為見誣想衆人見明也太子既廢非其罪衆情憤怨右衛督司馬雅宗室之踈屬也與常從督許超並有寵於太子二人深傷之說趙王倫謀臣孫秀曰國無適嗣社稷將危

大臣之禍必起而公奉事中宮與賈后親密太子之廢皆云豫知一旦事起禍必及矣何不先謀之秀言於趙王倫倫深納焉計既定而秀說倫曰太子為人剛猛若得志之日必肆其情性矣明公素事賈后街談巷議皆以公為賈氏之黨今雖欲建大功於太子太子雖將含忍宿忿必不能加賞於公當謂公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却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讎猶足以為功乃可以得

志倫然之秀因使反閒言殿中人欲廢賈后迎太子賈后聞之憂怖乃使太醫令程據合巴豆杏仁丸三月矯詔使黄門孫慮齎至許昌以害太子初太子恐見酖恒自煑食於前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絶不與食宫中猶於墻壁上過食與太子慮乃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因如厠慮以藥杵椎殺之太子大呼聲聞于外時年二十三將以庶人禮葬之賈后表曰遹不幸喪亡傷其迷悖又早短折悲痛之懐不能自已妾私心

冀其刻肌刻骨更思孝道規為稽顙正其名號此志不遂重以酸恨遥雖罪在莫大猶王者子孫便以匹庶送終情實憐愍特乞天恩賜以王禮妾誠闇淺不識禮義不勝至情冒昧陳聞詔以廣陵王禮葬之及賈庶人死乃誅劉振孫慮程據等冊復太子曰皇帝使使持節兼司空衛尉伊策故皇太子之靈曰嗚呼維爾少資岐嶷之質荷先帝殊異之寵大啟土宇奄有淮陵朕奉遵遺旨越建爾儲副以光顯我祖宗祗爾德行以從保傅事

親孝敬禮無違者而朕昧于凶構致爾于非命之禍俾申生孝已復見於今賴宰相賢明人神憤怨用啓朕心討厥有罪咸伏其辜何補於荼毒寃魂酷痛哉是用忉怛悼恨震動於五内今追復皇太子喪禮反葬京畿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尚獲爾心帝為太子服長子斬衰羣臣齊衰使尚書和郁率東宮官屬具吉凶之制迎太子喪於許昌喪之發也大風雷電幃蓋飛裂又為哀策曰皇帝臨軒使洗馬劉務告于皇太子之殯曰咨爾適幼

禀英挺芬馨誕茂既茂髫齓髙明逆秀昔爾聖祖嘉爾淑美顯詔仍崇名振同軌是用建爾儲副永統皇基如何凶戾潛構禍害如兹哀感和氣痛貫四時嗚呼哀哉爾之降廢實我不明化亂沉裁釁結禍成爾之逝矣誰有識孰不哀慟壺關干主千秋悟已異世同規古今一百其形昔之中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抱究于東悠悠理皇孫啓建降祚爾子雖悴前終庶榮後始窀穸既營將寧爾神華髦電逝戎車雷震芒芒羽蓋翼翼縟紳同

悲等痛孰不酸辛庶光来葉永世不泯謚曰愍懐六月己卯葬于顯平陵帝感闔纘之言立思子臺故臣江統陸機並作誄頌焉太子三子虨臧尚並與父同幽金墉

虨字道文永康元年正月薨四月追封南陽王

臧字敬文永康元年四月封臨淮王己巳詔曰咎徵數發姦回作變遹既逼廢非命而没今立臧為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稱太孫太妃太子官屬即轉為太孫官屬趙王倫行太孫太傅五月倫與太孫俱之東宫太孫

自西掖門出車服侍從皆愍懷之舊也到銅駝街宫人哭侍從者皆哽咽路人抆淚焉桑復生于西廂太孫廢乃枯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廢為濮陽王與帝俱遷金墉尋被害太安初追謚曰哀

尚字敬仁永康元年四月封為襄陽王永寧元年八月立為皇太孫太安元年三月癸卯薨帝服齊衰朞謚曰沖太孫

史臣曰愍懷挺岐嶷之姿表夙成之質武皇鍾愛既深

貽厥之謀天下歸心頗有後來之望及于繼明宸極守器春坊四教不勤三朝或闕豹姿未變鳳德已衰信惑姦邪疎斥正士好屠酤之賤役躭苑囿之佚游可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者也既而中宫凶忍久懷危害之心外戚諂諛競進讒邪之説坎牲之謀已搆犬之譖遂行一人乏探隱之聰百辟無爭臣之節遂使冤逾楚建酷甚戾園雖復禮備哀榮情深憫慟亦何補於荼毒者哉

贊曰愍懐聰頴諒惟天挺皇祖鍾心庶僚引領震宫肇建儲德不悏掇蜂搆隙歸胙生災既罹凶忍徒望歸来

晉書卷五十三

晉書卷五十三考證

愍懷太子傳先是有童謡曰東宮馬子莫聾空前至臘月纏汝髮○本書五行志聾空作嚨㖃前作比臘月作來年與此小異

不若遷延却期○却監本作刼綱目分注作緩今從閣本

晉書卷五十三考證

晉書卷五十四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列傳第二十四

陸機　孫拯　弟雲　雲弟耽　從父兄喜

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抗卒領父兵為牙門將年二十而吳滅退居舊

里閉門勤學積有十年以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為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辯亡論二篇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内皇綱弛頓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盪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烝禋皇祖于時雲興之將帶州猋起之師跨邑哮闞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

合雖兵以義動同盟勠力然皆苞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覽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飭法脩師則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公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江東蓋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

興於夷庚反帝坐於紫闥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襲逸軌叡心因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敬申之以節儉疇諮俊茂好謀善斷束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晞光而景騖異人輻湊猛士如林於是張公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為股肱甘寧淩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

璋黄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步隲以名聲光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惇以風義舉政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禨祥協德董襲陳武殺身以衞主駱統劉基强諫以補過謀無遺計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楫萬計龍躍順流銳師千旅武步原隰謨臣盈室武

將連衡渭然有吞江滸之志壹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人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鋭蓬龍之戰孑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衄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獘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躋天號鼎跱而立西界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

南括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
帝拱揖羣后武臣毅卒循江而守長棘勁鎩望猋而奮
庶尹盡規於上黎元展業于下化協殊裔風衍遐圻乃
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
耀於内府珍瑰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
荒衝輣息於朔野黎庶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
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沒幼主涖朝姦回肆虐景皇聿興
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

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逮末葉羣公既喪然後黔首有瓦解之患皇家有土崩之釁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發卒散於陣衆奔于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決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

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
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
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
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
岷益吳制荆揚而奄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
矣其人怨劉翁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夫吳桓
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
求賢如弗及卹人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

府之愛拔吕蒙於戎行試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甲宫菲食豐功臣之賞披懐虚已納謨士之筭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忼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怨言信子瑜

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茍合庶務未遑初都建鄴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弗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故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也借使守之以

道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人謹政修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也夫蜀滅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阸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軸轤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禦其變天子總羣議以諮之大司馬陸公公

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楚而争舟檝之用則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擒耳逮步闡之亂憑寳城以延彊冦資重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旍江介築壘遵渚衿帶要害以止吴人之西巴漢舟師㳂江東下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髙壘按甲養威反虜踠迹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冦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鋭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捷

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驚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為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在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

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以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修也功不興而禍遘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寛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庶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同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

卹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也至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又嘗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機曰卿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羮未下鹽豉時人稱為名對張華薦之諸公後太傅楊駿辟為祭酒會駿誅累遷太子洗馬著作郎范陽盧志於衆中問機曰陸遜陸抗於君近遠機曰如君於盧毓盧珽志默然既起雲謂機曰殊邦遐遠容

不相悉何至於此機曰我父祖名播四海寧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吳王晏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轉殿中郎趙王倫輔政引為相國參軍豫誅賈謐功賜爵關中侯倫將篡位以為中書郎倫之誅也齊王冏以機職在中書九錫文及禪詔疑機與焉遂收機等九人付廷尉賴成都王穎吳王晏並救理之得減死徙邊遇赦而止初機有駿犬名曰黃耳甚愛之既而羇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

汝能齎書取消息不犬揺尾作聲機乃為書以竹筩盛之而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其家得報還洛其後因以為常時中國多難顧榮戴若思等咸勸機還吳機負其才望而志匡世難故不從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機惡之作豪士賦以刺焉其序曰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修心以為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係乎彼存乎我者隆殺止乎其域係乎彼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飈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

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哉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是故苟時啟於天理盡於人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故曰才不半古功已倍之蓋得之於時世也歷觀古今儌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且好榮惡

辱有生之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讎乎而時有袨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之上况乎世主制命自下裁物者乎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斵者必傷手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以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怏怏不悅公旦之舉髙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歟嗟乎光于四表德

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懐忠敬而齒劒困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懐止謗於衆多之口過此以往惡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大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

己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方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陊危機將發而方偃仰瞪盱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知曩勲之可矜闇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己惡寵禄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殉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盛焉

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觀來籍而大欲不止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此之不為而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迹堙為窮流一匱之釁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故聊為賦焉庶使百世少有悟云罔不之悟而竟以敗機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曰夫體國經野先

王所慎創制垂基思隆後葉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五等之制始於黄唐郡縣之治創於秦漢得失成敗備在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王者知帝業至重天下至廣廣不可以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力制廣終乎因人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伍長所以弘其制也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裁其親疏之宜使萬國相維以成盤石之固宗庶雜居而定維城之業又有以見綏世之長御識人情之大方知其為人不如厚

已利物不如圖身安上在於悦下為已存乎利人故易曰悦以使人人忘其勞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利也是以分天下以厚樂則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已得與之共害利博而恩篤樂遠則憂深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傳世之祚夫然則南面之君各務其政九服之内知有定主上之子愛於是乎生下之禮信於是乎結世平足以敦風道衰足以禦暴故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雄俊之人無所寄霸王

之志然後國安由萬邦之思化主尊頼羣后之圖身譬猶衆自營方則天綱自廻四體辭難而心膂獲乂蓋三代所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夫盛衰隆獘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原法期於必諒明道有時而闇故世及之制獘於彊禦厚下之典漏於末折侵弱之釁遘自三季陵夷之禍終乎七雄昔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文質相濟損益有物然五等之禮不革於時封畛之制有隆爾者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

之算乎固知百世非可懸御善制不能無弊而侵弱之
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是以經始獲其多
福慮終取其少禍非謂侯伯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興化
之具故國憂賴其釋位主弱憑於翼戴及承微積弊王
室遂卑猶保名位祚垂後嗣皇統幽而不輟神器否而
必存者豈非事勢使之然歟降及亡秦棄道任術懲周
之失自矜其得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弱下國慶獨
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顛沛之

釁實由孤立是蓋思五等之小怨亡萬國之大德知陵夷之可患闇土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有自來矣國乏令主十有餘世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一朝振矜遠國先叛故彊晉收其請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豈劉項之能窺關勝廣之敢號澤哉借使秦人因循其制雖則無道有與共亡覆滅之禍豈在曩日漢矯秦枉大啓王侯境土踰溢不遵舊典故賈生憂其危鼂錯痛其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庶之力勢足者反疾

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衝其漏網皇祖夷於
黔徒西京病於東帝是蓋過正之災而非建侯之累也
然呂氏之難朝士外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逮至中葉
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然復襲亡秦之
軌矣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國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
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由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
疾僅及數世姦宄充斥卒有彊臣專朝則天下風靡一
夫從衡而城池自夷豈不危哉在周之衰難興王室放

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嗣王委其九咼凶族據其天邑鉦鼙震於闈宇鋒鏑流於絳闕然禍止畿甸害不覃及天下晏然以安待危是以宣王興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孽臣朝入九服夕亂哉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痛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蓋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甲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手忠人變節以助

虐國之桀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誅王室然上非奥主下皆市人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殺之禍衆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昏主暴君有時比迹故五等所以多亂今之牧守皆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郡縣易以為政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長率連屬咸述其職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鬻官之吏以貨準才則

貪殘之萌皆辠后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己思政郡縣之長為吏圖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脩己安人良士所希及夫進取之情銳而安人之譽遲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慕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土衆皆我民民安已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為上無苟且之心羣下知膠固

之義使其並賢居政則功有厚薄兩愚處亂則過有深淺然則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時成都王穎推功不居勞謙下士機既感全濟之恩又見朝廷屢有變難謂穎必能康隆晉室遂委身焉穎以機參大將軍軍事表為平原內史太安初穎與河間王顒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牽秀等諸軍二十餘萬人機以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又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而王

粹牽秀等皆有怨心固辭都督穎不許機鄉人孫惠亦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將謂吾為首鼠避賊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謂機曰若功成事定當爵為郡公位以台司將軍勉之矣機曰昔齊桓任夷吾以建九合之功燕惠疑樂毅以失垂成之業今日之事在公不在機也穎左長史盧志心害機寵言於穎曰陸機自比管樂擬君闇主自古命將遣師未有臣陵其君而可以濟事者也穎默然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列軍自朝歌至

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赴七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為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初宦人孟玖弟超並為穎所嬖寵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機録其主者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而沒玖

疑機殺之遂譖機於穎言其有異志將軍王闡郝昌公師藩等皆玖所用與牽秀等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密收機其夕機夢黑幰繞車手決不開天明而秀兵至機釋戎服著白帢與秀相見神色自若謂秀曰自吳朝傾覆吾兄弟宗族蒙國重恩入侍帷幄出剖符竹成都命吾以重任辭不獲已今日受誅豈非命也因與穎牋詞甚悽惻既而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於軍中時年四十三二子蔚夏亦同被害機既死非其罪士卒

痛之莫不流涕是日昏霧晝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議者以為陸氏之冤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張華嘗謂之曰人之為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凡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絶乎其為人所推服如此然好游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獲譏所著文章凡二百餘篇並行於世

孫拯者字顯世吳郡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為黃門郎

孫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為涿

令有稱績機既為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

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譬遣之曰吾

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

拯遂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正有才理少與兄機齊名

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幼時吳尚書廣

陵閔鴻見而竒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後舉雲賢良時年十六吳平入洛機初詣張華華問雲何在機曰雲有笑疾未敢自見俄而雲至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繩纒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先是嘗著縗經上船於水中顧見其影因大笑落水人救獲免雲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常談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

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强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名為從事謂人曰陸士龍當今之顔子也俄以公府掾為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難理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録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其神明郡

守害其能屢譴責之云乃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象
配食縣社尋拜吳王晏郎中令晏於西園大營第室雲
上書曰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拱默訓世以儉即位
二十有六載宫室臺榭無所新營屢發明詔厚戒豐奢
國家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陵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
遂已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衆庶歎
息清河王昔起墓宅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懇切
之旨形于四海清河王毁壞成宅以奉詔命海内聽望

咸用欣然臣愚以先帝遺教曰以陵替今與國家協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殿下先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心下允時望臣以凡才特蒙拔擢亦思竭忠效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慮犯迕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時晏信任部將使覆察諸官錢帛雲又陳曰伏見令書以部曲將李咸馮南司馬吳定給使徐泰等覆校諸官市買錢帛簿臣愚以聖德龍興光有大國選衆官材庶

工肆業中尉該大農誕皆清庶淑慎恪居所司其下衆官悉州閭一介疎闊之咎雖可日聞至於處義用情庶無大戾今咸南軍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賤非有清慎素著忠公足稱大臣所闕猶謂未詳咸等督察然後得信既非開國勿用之義又傷殿下推誠曠蕩之量雖使咸等能盡節益國而功利百倍至於光輔國美猶未若開懷信士之無失況所益不過姑息之利而使小人用事大道陵替此臣所以慷慨也臣備位大臣職在獻可苟

有管見取不盡規愚以為宜發明令罷此等覆察衆事一付治書則大信臨下人思盡節矣雲愛才好士多所貢達移書太常府薦同郡張瞻曰蓋聞在昔聖王承天御世殷薦明德思和人神莫不崇典謨以敎思興禮學以陶遠是以帝堯昭煥而道協人天西伯質文而周隆二代大晉建皇崇配天地區夏既混禮樂將庸君侯應歷運之會贊天人之期博延俊茂熙隆載典伏見衛將軍舍人同郡張瞻茂德清粹器思深通初慕聖門棲心

重仞啓塗及階遂升樞奥抽靈匱於祕宫披金縢於玄夏思樂百氏博探其珍辭邁翰林言敷其藻探微集逸思心洞神論道屬書篇章光靚含奇宰府婆娑公門棲靜隱賓淪虛藏器聚裳襲錦緇衣被玉曾泉改路懸車將邁考槃下位歲聿屢遷搢紳之士具懷慨恨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籥玄綱括地天網廣羅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誠巖穴耀穎之秋河津託乘之日也而瞻沉淪下位羣望悼心若得端委大學錯綜先典垂纓

玉階論道紫宮誠帝室之瑰寶清廟之偉器廣樂九奏必登昊天之庭韶夏六變必饗上帝之祀矣入為尚書郎侍御史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成都王穎表為清河内史穎將討齊王冏以雲為前鋒都督會冏誅轉大將軍右司馬穎晚節政衰雲屢以正言忤旨孟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左長史盧志等並阿意從之而雲固執不許曰此縣皆公府掾資豈有黄門父居之耶玖深忿怨張昌為亂穎上雲為使持節大都督前鋒將軍以討昌

會伐長沙王乃止機之敗也并收雲穎官屬江統蔡克棗嵩等上疏曰統等聞人主聖明臣下盡規苟有所懷不敢不獻昨聞教以陸機後失軍期師徒敗績以法加刑莫不謂當誠足以肅齊三軍威示遠近所謂一人受戮天下知誡者也且聞重教以機圖為反逆應加族誅未知本末者莫不疑惑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惟刑之恤古人所慎今明公興舉義兵以除國難四海同心雲合響應罪人之命縣於漏刻泰平

之期不旦則夕矣機兄弟並蒙拔擢俱受重任不當背罔極之恩而向垂亡之寇去泰山之安而赴累卵之危也直以機計慮淺近不能董攝羣師致果殺敵進退之間事有疑似故令聖鑒未察其實耳刑誅事大言機有反逆之徵宜令王粹牽秀撿校其事令事驗顯然暴之萬姓然後加雲等之誅未足為晚今此舉措實為太重得則足令天下情服失則必使四方心離不可不令審諦不可不令詳慎統等區區非為陸雲請一身之命實

慮此舉有得失之機取竭愚戇以備誹謗穎不納統等重請穎遲迴者三日盧志又曰昔趙王殺中護軍趙浚赦其子驤驤詣明公而擊趙即前事也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罪無彰驗將令羣心疑惑竊為明公惜之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時年四十二有二女無男門生故吏迎喪葬清河修墓立碑四時祠祭所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又撰新

書十篇並行於世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光於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却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雲弟耽為平東祭酒亦有清譽與雲同遇害大將軍參軍孫惠與淮南内史朱誕書曰不意三陸相携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儁望悲豈一人其為

州里所痛悼如此後東海王越討穎移檄天下亦以機雲兄弟枉害罪狀穎云

喜字恭仲父瑁吳吏部尚書喜仕吳累遷吏部尚書少有聲名好學有才思嘗為自敘其略曰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覩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真所謂忍愧者也其書近百篇吳平又

作西州清論傳於世借稱諸葛孔明以行其書也有較論格品篇曰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答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答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沉黙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避尊居卑禄代耕養玄静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以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温恭修慎不為諂首無所云補

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以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髙論終年啟寤矣太康中下詔曰偽尚書陸喜等十五人南士歸稱並以貞潔不容皓朝或忠而獲罪或退身修志放在草野主者可皆隨本位就下拜除勑所在以禮發遣須到隨才授用乃以喜為散騎常侍尋卒子育為尚書郎弋陽太守

制曰古人云雖楚有才晉實用之覩夫陸機陸雲寔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鑒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宏麗獨步當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髙詞迥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拆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髙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祖考重光羽楫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乂之慶奉佐時之業

申能展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陵雲之意將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為本士之居世以富貴為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人之所惡故安居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去焉是知蘭植中塗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塗害而壑利而生滅

有殊者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罕有常安貐奇擇居故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己也智不逮言矣覩其文章之誡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匡亂退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忠抱實而不諒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犬不誡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絶祀良可悲夫然則三世為將釁鍾來葉誅降不祥殃及

後昆是知西陵結其凶端河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
人事乎

乾隆御覽之寶

晉書卷五十四

晉書卷五十四考證

陸機傳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鍾離斐文選作黎斐注黎斐與丁奉解壽春之圍者

晉書卷五十四考證